



广西当代作家丛书

东 西

漓江出版社

卷

广西当代作家丛书

东 西

漓江出版社

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西当代作家丛书·东西卷/《广西当代作家丛书》
编委会主编:东西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2. 10
ISBN 7-5407-2867-1

I. 广… II. ①广…②东…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
合集—广西—当代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③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8.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9285 号

广西当代作家丛书·东西卷

作者◎东西

责任编辑◎金龙格

书籍设计◎汤小胤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址◎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编◎541002

电话◎(0773)2821573 2863956(营销部) 2865335(邮购)

传真◎(0773)2821268 2802018

E-mail:ljcbs@public.gp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广西民族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308 千字

印张◎12.25

版次◎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5407-2867-1/I·1715

定价◎360.00 元 (全 20 卷)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总 序

潘 琦

岁月的长河奔流不息,文学艺术的长河奔流不息。在广西这块美丽的土地上,永远奔腾着一条浩浩荡荡的文学艺术的长河,孕育出一支活跃在中国文坛的文学桂军。尤其是近几年,关于广西文坛的好消息很多,国内同行广为关注。广西文学艺术事业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不断发展,八桂大地更多的文学爱好者拿起笔来从事文艺创作,呈现出一个精品迭出、好戏连台、人才辈出的生动局面。我很为这种蓬勃发展的文坛景象欢欣鼓舞。

为了进一步关注广西文学事业的发展,全面展示文学艺术创作的丰硕成果及广西作家阵容,去年,广西作家协会和漓江出版社合力编辑出版了一套20本的《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深受广大作家的赞许和广大读者的好评。但这只是反映了广西文学创作发展的一个方面。其实,长期活跃在文坛,且成绩斐然的又何止《丛书》中的这些少数民族作家?广西文坛还有许多老一辈作家辛勤笔耕,发挥余热,作品不减当年之风华;许多中青年作家正再接再厉,奋力拼搏,创作势头正旺,他们的作品在国内外颇有影响。于是,广西作家协会和漓江出版社又联手策划出版新的一套《广西当代作家丛书》,收入广西很有创作实力的20名作家的专集,这些作家可称得上是广西文坛的杰出代表。漓江出版社把去年出版的《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并入其中,统一装帧,形成了这套40卷本的《广西当代作家丛书》。显然,这套丛书收入的仍然是广西当代优秀作家的一部分,还有许多具有创作实绩的作家的作品

未列其中,仍有待继续分批出版。广西新闻出版局历来重视广西文学创作事业的发展,特从出版专项资金拨出巨款,支持这一建国以来广西最大的文学积累工程,这是十分值得赞赏之举。

前不久,出版社把书稿清样送给我,要我写个序。我粗略读过一些作品,很有感觉,获益匪浅。这些作品,构思新颖,主题鲜明,钩言提要,学问积累,很有个性。文笔自然流畅,语言质朴美艳,情感真挚动人,风格多样,全然是作家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精美文字,是作家个人情愫、艺术理想的诗意表达。作家的生活、经历、感受、灵魂、思想、境界以至文学理想,在字里行间一览无遗。这些作品文字简洁,行文明快,绘一处景致,记一件趣事,讲一个故事,画一个人物,都非常生动、感人、到位,读了使人得到心舒意畅的审美愉悦,享受文学与文化的“美餐”。

当然,作家也是普通人,一个精品的产生,与作家的素质有关,与作家对生活的体验和素材的积累有关。写作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一种爱好的需要,而是一种生命感悟的体现,一种真性情的流露。写作只有进入这样的境界时,作品才具有打动人、感染人、塑造人的魅力。从我区文学艺术发展的现状看,坦率直言,优秀的文学新作还不够多,在社会产生强烈反响的精品力作很少,所以大家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作家艺术家应该以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标准要求自己,严肃对待自己所从事的高尚职业,把创作自由与社会责任感统一起来,以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认真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努力把更多的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的优秀作品奉献给人民。

文学艺术来自人民,来自实践。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真诚希望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关注时代风云,把握时代脉搏,积极走向社会,走到基层,走入群众,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中,挖掘文艺创作的丰富矿藏,汲取诗情画意和艺术灵感,奉献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高度统一,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力作!

这是广西各族人民对我们的深情嘱托。

这是发展先进文化对我们的必然要求。

这是时代对我们的强烈呼唤。

目 录

短篇小说

我为什么没有小蜜·····	(1)
反义词大楼·····	(22)
幻想村庄·····	(31)
天 灯·····	(42)
地喘气·····	(50)
荒 芜·····	(64)
秋天的瓦钵·····	(75)
回 家·····	(79)
草绳皮带的倒影·····	(83)
醉 山·····	(90)
孤头山·····	(98)
事故之后的故事·····	(105)
稀 客·····	(114)
口哨远去·····	(121)

中篇小说

不要问我·····	(130)
白 荷·····	(192)
城 外·····	(223)

没有语言的生活	(259)
慢慢成长	(293)

散 文

生活的地方	(330)
高高的山有我的情	(332)
记忆水	(338)
慢慢地往上看	(341)
审 父	(344)
隐约之爱	(346)
怀念两株桂花树	(348)
我们所有的激情	(350)
辫 子	(352)
生 日	(354)
人情才是故乡	(357)
从此地到彼地	(359)
边 镇	(362)
两岸人民	(364)
桂西北山地	(367)
谁来抒情	(369)
云 船	(371)
狗 窝	(374)
好人祭	(377)
父母桥	(380)
与钢铁达成默契	(382)
后 记	(384)

我为什么没有小蜜

米金德穿着一件白净的短袖衬衣，低头站在普超的办公桌前说，我只不过是伸手在小元的胸前比画了一下，就像这样比画了一下。米金德举起右手，五根葱白儿一样的手指做出一个碗状，倒扣在自己的胸膛就像倒扣在小元的胸膛那样比画了一下，然后偷眼看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普超。普超直着脖子，板着一副冻猪肉一样的脸盯着米金德。米金德感觉到一股冷气迎面扑来，于是迅速地低下头，说她长得挺美，她说我碰了她，我根本就没碰她。你也知道我跟她不是没有开过玩笑，怎么这次就当真了？如果你相信她的鬼话，我可就冤死了。

普超从鼻孔里喷出一声冷笑，拿起一支铅笔敲打着桌上的一大摞文件说，知道这在外国算怎么回事吗？米金德摇摇头说，这能算什么呢？普超说这要是在国外，就是性骚扰，可以给你定罪的。米金德抬起那张委屈的脸说，可是我并没有碰到她。普超说如果你没碰到她，她怎么会告你？人家还是一个姑娘，如果你没碰她，她会告你吗？她难道就不要名声了吗？米金德说可是……还没等米金德“可是”完，普超就把手上的铅笔重重地摔到桌上说，你就不要可是了，有本事你到外面去找，干吗要调戏自己的同事？米金德急得张大了嘴巴，说我是乌龟王八，如果我调戏她的话。普超的身子往后一靠跷起二郎腿，说你就不要狡辩了，我可不喜欢跟我顶嘴的部下。

米金德的脑袋像是被棍子敲了一下轰轰地响着，甚至还有一点火冒金星。他的双脚不自觉地摇摆起来，声音慢慢地调低。他说你让我不说，我就不说，但是我真的没有碰她。普超被米金德说得有点烦了，搁在扶手上的巴掌一撑忽地站起来，拉开架势准备跟米金德发火。突然，办公室的门被人推开了，普超和米金德同时扭头看着门口，他们看见小元站在那里，像是要把什么事情带进来。米金德对着小元像死鱼那样翻一个白眼，扭头看着普超。普超脸上的怒火在小元的注视下跑得一千二净，甚至还出现了漫无边际的微笑。但是他似乎意识到了米金德的存在，把刚刚露出来的正在向四周扩散的微笑强行地收回去，就像把刚刚借出去的钱收回去那样。

普超对着门外的小元招手说，你来得正好。米金德对普超说，既然小元来了，你是不是可以问问她。我到底碰没碰她的胸口？小元走进来，目光在两个男人的脸上打扫一遍，说你们到底在说什么？普超没有理会小元，提高嗓门对米金德说你碰了。米金德说你能不能让小元自己说？普超说干吗要她自己说？我说就等于她说。我说你碰了你就碰了。米金德无奈地低下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普超坐回椅子上，说看来你还不太服气，小元你跟他说吧。小元故作惊讶地说，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普超拉过小元，让她坐到自己的膝盖上，双手把她搂住。小元缩了缩脖子，嘻嘻地笑着。普超把嘴巴凑到小元的耳朵上说，你说，他到底碰没碰你？小元说，碰了。

米金德的脸刷地惨白，脑袋又轰地炸开。他怎么也想不到小元会在大白天里说假话，他更想不到小元竟是普超的小蜜。既然他们是这种关系，那我还有什么话可说？米金德顿时觉得自己的身子像有水抬着浮了起来，就像宇航员那样浮了起来。他一抬脚，身子轻飘飘地转过去。在米金德转过去的一瞬间，普超发现了他脸部的细微变化，那是一种不服气的表情。普超对着米金德的背

影,说,米金德,就这么回事,不要想不通。你都看到了,小元是我的朋友,今后你对她不要太过分。米金德不用回头就想象得出普超搂着小元的那副得意嘴脸。他恨透了普超那种居高临下得意洋洋的腔调。他快步朝门口走去,但是就在他快要跨出门口的瞬间,身后响起了普超和小元的哼哼声。这种发情的声音使米金德不得不回头看着他们。他看见小元像一个孩子被普超紧紧搂着,他们的嘴咬在一起。米金德突然感到脊背一阵发凉,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轻声地说,我什么也没看见,即使我看见了我也不会说。

说完,米金德跑下楼梯。

米金德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到他差不多坐了十年的那张破椅子上。那张椅子在他坐下来时很不争气地摇晃起来,还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这种声音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显得十分嘹亮,所有的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只有坐在他对面的朱子良,对他的椅子声无动于衷。因为他正戴着一副老花眼镜,盯着他手上的那只从来都没响过的呼机拍打着,似乎是要从那上面拍出一条让他振奋的消息。

同事们怪异的目光把米金德的脸都看红了。米金德竭力控制住椅子的响声,但是他愈想控制椅子就响得愈厉害。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身体像装了发动机那样颤抖不已,而且连牙齿也像搁在雪地里那样格格地敲打着。米金德想今天我是怎么了?他正这么想着,一个声音从办公室的角落砸到他的头上:老米,你安静一点好不好?这个声音在米金德的身上加了一把火,使他的身子抖得更厉害。他抬头对着角落很歉意地一笑,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有点不舒服,但很快就会好的,给我几分钟,我就会安静下来,很快就会安静下来。米金德絮絮叨叨地,说话的声音愈来愈轻,但是他的椅子却愈来愈响,就连朱子良也被他的声音弄得心神不安。

朱子良把头从呼机上抬起来，脱下老花眼镜，眯起他的小眼睛看着米金德说，小米，你怎么抖得这么厉害？要不要到医院去看看？米金德摇摇头轻声地说，没事，待一会儿就好了。朱子良说那你站起来试试，只要你的屁股离开椅子，它就没办法响了。米金德双手撑住桌子站起来，椅子的响声消失了，但是他的身子却抖得更厉害，仿佛再这样抖下去他的身子也会发出响声似的。有人建议老朱，你还是带他到医务室去看看吧，你看他的脸，白得都像一张纸了。在大家的怂恿下，朱子良很勇敢地站起来，把手里的那个呼机别到腰带上，扶着米金德走出办公室。

走出办公室，米金德找一张石凳坐下。朱子良说你怎么不走了？米金德说老朱，你都快退休的人了，我怎么好意思让你扶着我走。朱子良说这有什么？谁敢保证自己不生病？米金德说我没生病，我只是感到有点冷。朱子良说大热天的感到冷那不就是病吗？米金德说你让我坐一会儿吧，坐一会儿我就好了。朱子良说你真的没事吗？米金德说没事。朱子良伸手在米金德的额头上摸了一把说，那你先坐一会儿吧，我得弄弄我的这个呼机。

朱子良坐到米金德的旁边，把别在腰带上的那个呼机拿出来继续拍打着。米金德慢慢地平静下来，血色回到他的脸上。他说老朱，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朱子良停止对呼机的拍打，好奇地看着米金德问，什么秘密？米金德说我不敢说，除非你向我发誓。朱子良说连克林顿都没什么秘密了，你还有什么大不了的秘密？米金德说这绝对是一个秘密，说出来可不得了。朱子良说那你说出来听听。米金德摇摇头说，我怕你会说出去。朱子良说我发誓，如果我把这个秘密说出去就让车撞死。米金德说老朱，你怎么发这样的毒誓，万一你漏嘴我可负不起责任。朱子良说怎么会让你负责任，我不说出去不就行了。米金德说你会说出去的，这个秘密除了我谁都会说出去。朱子良说小米，你就那么不相信我？米金德说老朱，我不说给你听是为了你好，有时候知道得越多人越累，多一

事不如少一事。朱子良举起手里的呼机说,小米,如果你不相信我,那我先说一个秘密给你听。听完我的秘密,你再把你的秘密告诉我。米金德说你的什么秘密都不会超过我的这个秘密。朱子良笑了一下说,那不一定,知道这几天我为什么不停地摆弄这个呼机吗?米金德说不知道。朱子良说我跟一个女人好上了,她答应这几天呼我,直到现在她都还没呼我,所以我一直担心是不是我的呼机出了毛病。米金德的眼珠子被朱子良的这个秘密撑得快要爆裂了,他惊讶地看着朱子良,看了好久才憋出一句话来,老朱,你有外遇了?朱子良点了点头。米金德说老朱,你怎么就有外遇了?朱子良说我怎么就不能有外遇了?

这时朱子良手里的呼机突然狂声大作。他看一眼呼机,飞快地从石凳上跳起来喊道,小米,是她的传呼,她呼我了。米金德看见朱子良满嘴巴的笑,他笑着跑进办公室去复机。他一边跑手里的呼机还一边响。

米金德在冰凉的石凳上坐了一会儿,发现自己的身子已不再发抖。这时他感到肚子里憋着的那个秘密像火一样烧起来,他想我得找个人说说。他抬头看看办公室的门口,朱子良进去之后就没再出来,四周一个人也没有。米金德从石凳上站起来走进车棚,推着自行车出了院门。一出院门,他就像踩什么仇人那样拼命地踩着他那辆破烂不堪的自行车上了马路,车子在他的脚下飞了起来,他的额头上很快出了一层汗珠。但是他一心只想找个人说说,根本顾不上抹一下额头上的汗。他的车子从一辆又一辆自行车旁边飞过,穿过东城区,绕过朝阳门,来到一座大厦前,一口气跑上三楼,冲到一个办公室门前,对着里面叫了一声:赵然。

办公室里的人全都抬起头,他们看见米金德的衬衣已经湿透,头发上挂着豆子一样大的晶莹剔透的汗珠。他的脖子梗着,胸腔起伏着,嘴巴开合着,像是离开水的鱼,想说什么但又卡在脖子里说不出来。赵然紧张地跑到门边说,出什么事了?米金德把赵然

拉到走廊上,伸了伸脖子很神秘地说,我看见了,我全都看见了。赵然说你看见什么了?米金德说我看见普超了。赵然说普超?不就是你们单位的那个头吗?米金德点点头。赵然说你不是天天都看见他吗?米金德说我不是看见他,我是看见他有小蜜了。赵然说你跑得气都喘不过来了,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米金德说我再不说出来,肚子就要爆炸了。赵然说我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你真是无聊透顶。米金德说关键是他们就在办公室里,就当着我的面亲嘴。赵然说他就不怕你说出去?米金德说所以我就跑过来跟你说了。赵然说跟我说有什么用?你要跟你们单位的人说。米金德说我差一点就说了,如果朱子良的呼机不响,我就说出来了。后来我一想当时幸好没说,要不然他会怪罪我的,那我在单位就没法混下去了。赵然说那你还说它干吗?你就只当没看见,这年头男人有个把小蜜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米金德说你也这么认为?赵然说难道不是吗?米金德说可是有很多男人都没有。赵然笑笑,说那都是一些像你一样没有本事的男人。米金德说原来你也这么认为,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赵然说我是开玩笑呢。你真是无聊,没事就早点回家,路上小心。

赵然说着转身走向办公室。米金德尾随她走了几步,说也许他就知道我不敢说,才敢当着我的面跟他的小蜜亲嘴。赵然说算你还有自知之明,你以为这是什么伟大光荣的事情吗?他就是看不起你,谅你不敢说他,根本没把你当回事。米金德恨铁不成钢地自己的脸上扇了一巴掌,说他妈个巴子的,不就有个小蜜吗,怎么就那么看不起人。

不知道是不是炎热的天气作怪,反正自从米金德看见普超的那一幕之后,他就一直躁动不安,觉得普超在欺负他,心理一直都不平衡。他突然想去见一个人,但是他的手头没多少钱。他的生活一直都是赵然安排的,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赵然把钱放在什么地方。赵然还没下班,米金德开始在家里翻箱倒柜找钱。他打开赵

然专用的那个柜子,里面除了化妆品没有他要找的东西。他拉开衣柜,把赵然那些挂着的衣服的口袋全掏了一遍,还是没找着他要找的东西。他想她会把那东西藏在哪儿?他的目光落在书柜上,心里掠过一丝窃喜。他打开书柜,翻开赵然经常看的那些书,翻一本丢一本,很快沙发和地板上堆满了他翻过的零乱的书籍。

下班后的赵然突然推门进来,米金德被推门声吓了一跳。他下意识地缩缩脖子。赵然的目光落在米金德的脸上。米金德感到她已经把自己看穿了。米金德说你把存折放在哪儿?赵然说你找存折干吗?米金德说我的一个同学病了,我去看看。赵然说你别把书弄乱了,钱怎么会放在书柜里。赵然换了鞋走进卧室,从里面拿出一本存折递给米金德,说家里没钱,你自己拿存折去取吧。米金德接过存折,说那我走了。赵然说你走吧。米金德走出家门,赵然把那些散落的书一本一本地放回书柜。

米金德肩膀上扛着一大盒酸奶急匆匆地在楼梯上爬着。他爬到六楼的一扇门前,把酸奶从肩膀上放下来喘了几口粗气,伸手在门铃上按了一下。铁门咔哒一声,一位正在往横里长的中年妇女把门打开,好奇地看着米金德,说你找谁啊?米金德说王微,你不认识我了?王微张大嘴巴,说原来是金德,我们差不多十年不见了,我都不记得你长什么模样了。王微的身子从门框里让开,说快进来吧,金德。米金德抱起那盒酸奶走进去。王微说来就来了,还买什么东西,你太客气了。米金德说这是你最爱喝的酸奶,我记得你最爱喝酸奶了,一天能喝好几瓶。王微咧嘴一笑,说你还记得我喜欢喝酸奶,真是的。我什么也不记得了。

王微兴奋地搓着双手,不停地跺脚,不知道如何是好。她说金德,怎么突然想起来看我了?米金德说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来了。王微说你来得正好,我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米金德撕开那盒酸奶,把一根吸管狠狠地戳进塑料奶瓶递给王微,说喝吧,我最喜欢看你喝酸奶了。王微接过酸奶喝了起来,只一会工夫就把

那瓶酸奶喝光。米金德接过那个空瓶又用吸管戳破一瓶新的递给王微。王微接过酸奶歉意地一笑,说我真能喝,都这么大了,还像个孩子喜欢喝酸奶。哎,金德,你的记性真好,好多同学都不记得我爱喝酸奶了,你还记得。

米金德嘿嘿地笑了一下,说我一直都惦记着你,听说你离了?王微说早离了。米金德说听说是因为他不能让你怀孩子?王微把吸管从嘴里拉出来,说谁跟你说的?米金德说同学们都这么说。王微坐到沙发上拼命地喝着酸奶。喝到最后空瓶里发出嚙嚙的声音。米金德说要不要再来一瓶?王微把空瓶丢到茶几上,说同学们都知道了吗?他们是不是在笑话我?米金德说没有人笑话你,大家都很同情你。王微说我过得很好,不需要他们同情。米金德坐到王微的对面,拿起王微丢在茶几上的那个空瓶子捏来捏去,说我老婆一直不想生孩子,我让她打了三次胎。每打一次胎她就骂我是一头公牛。王微撇一下嘴角,说算了吧,金德,你也能算是一头公牛?公牛我见多了,如果你是一头公牛,那也是骗过了。米金德说王微你别把人看扁了,你怎么知道我是骗过的?王微突然大笑起来,手在空中不停地打着,说金德,你真幽默。米金德看着王微嘿嘿地傻笑。笑了一会儿,米金德说我的顶头上司跟我一个女同事好上了,有一天我在那个女同事的胸口比画了一下,他就拿我去饱饱地训了一顿,而且还当着我的面跟那个女的亲嘴。王微说你们的领导怎么这么坏?米金德你说说他这是不是欺负人?王微说当然是欺负人啦。米金德说那你说我该怎么办?王微说如果我是你,我就去把那个女的夺过来。米金德摇摇头说,你把我当什么人了?王微说不是那样的人,那你为什么要在她的胸口比画?米金德说平时我们喜欢开玩笑,她还摸过我的头呢。她能摸我的头,我为什么就不能那么比画一下?王微哈哈地大笑,说既然是开玩笑,你还那么认真?米金德说关键是她把我给卖了,她跟领导说我摸了她的胸口,王微说你摸了没有?米金德说绝对没有,我可以对

天发誓。王微说那你就找个机会真摸她一下，这样你的心理就平衡了。米金德说他们都已经好上了，我怎么还敢摸她？王微说那你认了呗。米金德说我可真冤啊。

他们正聊着，屋角的电话响了。王微走过去接了一个电话，然后走回来站在米金德的面前，说哎，金德，你看看，我是不是胖了？米金德说这样不是更有弹性吗？王微把手举过头顶，在米金德的面前转了一圈，说别开玩笑，你说我是不是胖得很难看？米金德偏着头看了一会儿王微，说你的衣服很宽松，我看不出来。王微转身朝卧室噔噔地走去，说我买了好多高档服装，现在都窄了，你帮我看看。

米金德的目光跟着王微走进卧室。王微没有掩门，当着米金德把那个宽松的衣服脱下来，光着身子在衣柜里找时装。米金德的眼睛被王微白晃晃的身体一下照亮，就连卧室也亮堂起来。米金德扑到门边望着卧室，嘴巴不停地做着吞咽状，像是很饥饿的样子。王微拿起一条裙子，挡在自己的胸前，转过身对米金德说，这件怎么样？米金德手扶门框把头伸进卧室。王微说你进来看吧，别站在那里像一头长颈鹿似的。米金德缩了缩脖子走进卧室，站在王微的面前看着那条裙子说，不怎的。王微把裙子拿开，挂到衣柜里，又弯腰在里面找着。这里米金德的眼珠子快要跳出了眼眶，他睁大眼睛在王微的身上扫来扫去，说我怎么也想不通，这么好的身体，怎么会怀不上孩子？王微从衣柜里又拿出一条裙子，在胸前比画着说，这条呢？这条裙子怎么样？米金德答非所问，说这么好的身子怀不上孩子，问题一定出在男人身上。王微说讨厌，到底怎么样，这条裙子？米金德说挺好的。王微把裙子套到身上，在穿衣镜前转了两圈，自己觉得也挺满意，就从卧室走了出去。

米金德跟着她走出来，说王微，我们能不能聊聊？王微说我们不是正在聊吗？米金德说他们都有小蜜，就连差不多退休的朱子良都有小蜜。我老婆说现在的男人有一个小蜜算不了什么，她说

只有像我这样没本事的男人才没有小蜜。王微说如果我是你，就找一个给他们看看。米金德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人家有，我为什么不能有？王微说那你找一个呗。米金德用手从身后搂住王微，说你在没有试装之前，我一直不知道找谁。但是刚才你一试装，我就下定决心要找你。王微被米金德的这个举动逗得大笑。她把米金德的手拿开，说别说笑话了。米金德被王微拒绝之后，脸像涂了红墨水突然全红了，就连脖子也没有白的地方。他支支吾吾地说我不是说笑话，我是真的，你不知道我说出这句话来费了多大的力气。王微说这也太快了吧。

王微坐在沙发上，米金德低头坐到王微的对面一声不吭。王微说生气了？米金德说王微，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可笑？我这样做，你会不会看不起我？王微说我们已经十年不见面了，我只是感到有些突然。米金德说你不会笑话我吧？王微说怎么会呢？哎金德，你能帮我办件事吗？米金德说什么事？王微说你能不能帮我妈找一份工作？米金德略略有些惊讶，说你妈还没退休吗？王微说退了，但是她不服老，认为她还能工作。米金德说她是干什么的？王微说她干了几十年的校对，她一看见错别字就想工作。米金德说这得找找出版社或报刊社，看看他们需不需要校对人员。王微说我一个单身女人，求别人不太方便，我怕他们误会。米金德说你要是去求他们，他们肯定会有想法，你就别去求他们了。王微对着米金德抛了一个媚眼，说那这事就拜托你了。米金德说我帮你试试。

米金德拿着王微母亲的简历和照片跑了几个单位，找了一大串朋友都没有为她老人家找到一份工作。米金德感到很失败，没脸去见王微。他坐在办公室里拿着一沓别人散发给他的名片无聊地翻阅着，想我真没本事，这么一点鸡毛蒜皮的事都办不成，王微一定不理我了。但是像是有什么感应似的，米金德的呼机突然响了起来。他低头一看，竟然是王微的传呼。他拿起话筒给王微回